

第1章

绪论

1.1 引言

语义学 (semantics) 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研究语言意义 (语义) 的一门学科。同语音、词汇、句法一样, 语义是语言的组成部分, 是语言的一个层次, 也是人类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例如, 法国著名学者格雷马斯 (A. J. Greimas) 就说: “人类世界从本质上来说大概就是意义的世界。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 绝不会被称为 ‘人’ 的世界。”

人类对语言意义的关注可谓由来已久, 所涉及的学科也相当多。古希腊哲学家在研究哲学问题时, 就涉及语言的意义问题。例如,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哲学著作, 都曾探讨过语言的意义。欧洲古代的逻辑学、雄辩术、修辞学、宗教哲学等学科, 也从不同的角度触及语言的意义问题。中国古代涉及语义的学科主要是训诂学和名辩学。此外, 中国古代的哲学、逻辑学、佛学、理学、文学理论等学科, 也对语言的意义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欧洲近代的许多学科, 如哲学、逻辑学、符号学、心理学、人类学等, 都从不同侧面探讨了语义, 并推动了语义研究的发展。但是, 所有上述学科都没有把语义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 也未对语义问题进行系统的探究。只有语义学才把语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作为自己直接的、基本的研究对象, 并对其进行全面的系统研究。

一般认为，语义学于19世纪初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838年，德国学者莱西希（K. Reisch）就主张把词义的研究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他称这门学科为 Semasiologie（semasio “意义” + logie “学”）。但他的主张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893年，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Michel Bréal）首先使用了 *sémantique*（语义学）这个术语，并于1897年出版了著作《语义学探索》（*Essai de Sémantique*）。从此，语义学逐渐从词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语言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在语义学的发展史上，语义学曾表现出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作为语言学的一部分，语义学关心的是词义及其演变；另一方面，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语义学关心的是符号的指称问题。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形成了语义学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结构主义语义学（structuralist semantics）和形式语义学（formal semantics）。历史语义学主要研究词义及其演变规律，结构主义语义学主要关注语义之间的关系，而形式语义学则把焦点放在语义的逻辑和数理问题上。但从研究的角度和范畴来看，语义学又可以分为三大类：语言学的语义学（linguistic semantics）、逻辑语义学（logical semantics）和哲学语义学（philosophical semantics）。语言学的语义学主要是研究词的意义及其演变，特别是着重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的研究词义变化的原因和规律，例如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等问题。逻辑语义学研究形式化语言中的指示、真值和满足条件等问题。哲学语义学或称语义哲学，主张语言是哲学分析的唯一对象，至少是最主要的对象。新实证论即逻辑实证论，则是语义哲学中的一个代表、一个流派，它认为哲学是一种分析活动，是对科学的语词和语句的逻辑分析。新实证主义认为，把哲学看作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是一种新的哲学，是哲学上的转折点。

20世纪30年代，在新实证主义运动和语言学的发展中，哲学语义学成了逻辑学中的一部分，专门研究符号与命题所指之间的关系，而不考虑词源、文化和心理因素。尽管语义学在形式逻辑中获得了较大成功，但却付出了放弃认知方面研究的代价。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语义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把语言与认知割裂开来，其结果就是把语义的认知理论简化为语义的逻辑或纯语言理论，

这一现象在当代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中可以找到许多证据。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由于结构主义在语言学中处于统治地位，语言学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语言的形式结构上，而语义的研究却未引起重视。例如，美国结构语言学派——描写语言学（descriptive linguistics）一直回避语义的研究，从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开始到霍凯特（C. Hockett）再到乔姆斯基（N. Chomsky），语义的研究都相当薄弱。因此，那时的语义学被戏称为语言学中的“困难户”“可怜的小兄弟”“句法学的垃圾箱”。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语言学界对语义研究的兴趣达到了高潮，语义学由此成了语言学中的“灰姑娘”。正如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利奇（G. Leech）在其《语义学》（*Semantics*）（1983）一书的序言中所说：“语义学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了研究的焦点，多数人现在同意这种看法。”当然，现代语言学对语义研究的重视，一方面是语言学发展内部规律的合乎逻辑的表现：对语言研究越深入，就越会发现语义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语义的重视也是社会实践不断向语言学提出新课题、新挑战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许多学科（如哲学、逻辑学、符号学、心理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音位学等）都为语义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而语义学则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使自身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语义学中的许多理论，如指称论（referential theory）、意念论（idea theory）、用法论（use theory）、行为论（behavioral theory）等，无一不是出自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之手；语义学中的义素分析理论（componential analysis theory）则是来源于人类学的分析词义的方法，而其中义素双分法的二元对立思想又来自音位学。正是由于语义学具有这种开放性和兼容性，20世纪中叶以后，其发展非常迅猛，并诞生了许多流派，如解释语义学（interpretative semantics）、生成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蒙塔古语义学（Montague semantics）、概念语义学（conceptual semantics）、情景语义学（situation semantics）、心理语义学（psychosemantics）、文化语义学（cultural semantics）以及认知语义学（cognitive semantics）等。

20世纪末，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对语言学、逻辑学以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有这些

研究不但需要微积分方面的知识，而且需要知道“人类心智的工作模型”，即人类的心智（mind）到底是怎样工作的。因此，学者们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语言分析中为什么心智是必要的？尤其是语言学和人工智能对言语行为、推理等问题的研究，促成了各种形式语义学之间的比较，并对语义的认知方面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认知语义学顺应时代的需要和发展，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了语义学研究中的热点、一门显学。

1.2 各章节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近十年来我国语义学的研究成果，围绕词汇语义学、句法学、话语语义学、形式语义学、认知语义学、语义演变和语义学的应用研究等内容，梳理语义学在我国的创新与发展，同时提出语义学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本书共由8章构成。第1章“绪论”由文旭撰写，第2章“词汇语义学研究”由吴淑琼撰写，第3章“句义学研究”由司联合撰写，第4章“话语语义学研究”由曹笃鑫撰写，第5章“形式语义学研究”由马军军撰写，第6章“认知语义学研究”由成军、陈熙怡撰写，第7章“语义演变研究”由唐瑞梁撰写，第8章“语义学的应用研究”由王惠静撰写。

第2章“词汇语义学研究”通过梳理近十年国内学术著作和期刊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对词汇语义学的总体研究情况进行概括，总结了词汇语义学的核心理论、主要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并对该领域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该章首先对词汇语义学、词汇学和语义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作出说明，指出词汇语义学主要以词义为探讨对象，从学科分类系统来说，词汇语义学是语义学的分支，而非传统词汇学分支。作者采用可视化计量软件 CiteSpace，基于中国知网发文数据，对近十年来国内词汇语义学的学科地位、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通过文献计量分析，作者发现词义、词义演变、词义区分、多义词、比较词义、语义表征等是近十年词汇语义学研究的热点。作者主要从词汇语义和句法语义的界面研究、词义关系研究（包括反义关系、同义关系和多义关

系等)、词汇的语义加工研究以及词汇语义的跨语言对比研究四大方面,对近十年词汇语义学研究的主要议题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述与分析。该章节还对近十年词汇语义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进行了概述,主要包括语料库研究法、实验法等。最后作者对词汇语义学研究的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认为在跨学科视野下,随着认知类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拓展,认知类型学和词汇语义学的交叉研究还有长足的发展空间。此外,词汇语义学研究的社会转向以及实证量化转向也特别值得关注。

第3章“句义学研究”通过详尽归纳近十年来国内句子语义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指出国内句义学研究成果丰硕,几乎在前人所有相关的研究领域都有所发展,研究较为深入。同时,作者认为国内学者在应用西方句子语义理论来解决具体问题时,亦能做到有所批判、有所创新,并提出了一些有很强解释力的理论,如事格语法、含意本体论等。在肯定句义学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作者也指出未来句子语义研究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句子的语义分析不断向微观化、细致化方向发展,比如对句子语义结构的分析越来越具体,题元的分类越来越细致;对句子的交际层面将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由孤立地研究静态的句子意义发展为研究动态的话语意义;由研究单一的句子意义转向研究篇章中的意义,研究范围不断拓展;今后将越来越多地借助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来研究句子的意义,具有强大解释力的认知理论与句子意义研究的结合趋势越来越明显。

第4章“话语语义学研究”主要聚焦于“所言”的界定、一般会话含义的处理和语用过程的解释三个主要议题。鉴于国内相关研究目前较少,作者首先围绕国外针对以上三个方面的最新研究展开介绍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今后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展开重点讨论,以期厘清话语意义研究中各个主要流派的思想脉络和理论差异,并为研究者提供可行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思路。关于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作者首先针对后格赖斯语用学时期语境论和语义最简论之间交锋所带来的重要启示展开探讨。这些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所言”的界定与重构、“语用充实”路径的新解、语境论对真值语义观的背弃与语义最简论对真值语义观的反省、从单调逻辑到非单调逻辑的跨越、从语言模块论(modularity hypothesis of language)到整体论的飞跃。作者进而提

出未来国内话语意义研究应注重以下几个主要发展趋势：(1) 由非语言系统触发的未言说成分，其复取的语用机制、如何限制其过度生成等存在诸多争议或谜团；(2) 一般会话含义的本体论地位和语用过程亟需公正客观的理论阐释；(3) 意义表征研究还需整合认知及心理学等相关成果，探索一种表征-推理相互契合的理论模式；(4) 基于汉语的“语用丰富”特征，通过不断挖掘新的语料事实，从类型学研究视角推动意义界面研究。

第5章“形式语义学研究”首先对形式语义学理论与方法探究进行回顾，主要包括语境依赖性、语义实验法与语义诊断法两个方面，进而主要从语言学偏向的形式语义学研究入手，通过选取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等代表性文献，以汉语典型话题研究为主线，回顾近十年形式语义学取得的成绩。通过文献梳理，作者发现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1) 形式语义学的发展历史、基本理论与基本内容的引介、译介、阐释；(2) 从描写、分析、对比、实验等层面研究汉语语篇的句法和语义，主要涉及汉语量化词的句法语义、汉语“都”字等静态形式语义学范畴；(3) 话语表征理论、分段式话语表征理论在汉语中的应用，如汉语话语结构的修辞格式、汉语复句、汉语句群、对话关系研究，汉语驴子句、条件句等动态形式语义学范畴。通过对近十年国内形式语义学研究的回顾，作者指出语言学研究与逻辑学研究之间的学科壁垒、学科界限依然存在，且语言学偏向的形式语义学研究还有更广阔的疆土等待着我们去开辟、去探索，形式化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整体落后于语言学其他研究范式或路径的发展。对于国内形式语义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作者指出在关注典型议题的同时要向更广的话题延展，关注静态语义学研究的同时要兼顾动态语义学研究，关注形式语义学学理探究的同时开展实验语义学研究，兼顾形式语义学研究与形式语用学研究。

第6章“认知语义学研究”首先指出认知语义学是近十年来国内语言学界的热点，过去十年间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在语义学理论、语言现象以及汉语本体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本章首先对认知语义学的基本理论主张进行简要介绍，主要涉及认知语义学的指导原则、“基于使用”的语言观、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原型理论和典型效应等认知语言学理论主张。本章也对近十

年来与认知语义学相关的热门话题进行了梳理,并总结了十年间认知语义学在国内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具体可分为传统研究话题、非传统话题以及汉语认知语义学研究三大领域。国内学者对认知语义学传统话题的研究主要涵盖概念隐喻、概念转喻、范畴理论、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等。非传统话题主要是指对提喻的认知探讨、基于体认语言学的语义学研究、多模态隐喻与意义建构等。另外,作者针对近十年来国内汉语认知语义的句法和词汇研究进行了专门探讨,主要涉及词汇和句法的认知语义研究两大板块。汉语词汇的认知语义研究主要涉及汉语词汇的语义演变和认知机制,汉语与其他语言的词义及其认知机制对比,以及汉语量词的研究等。汉语句法的认知语义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一些突破,其中新“被”字式的研究热度最高。最后,作者也指出国内认知语义学研究虽已取得不少理论性成果,但缺乏实证研究对各种假设的合理性加以验证。并从基于数据驱动的认知语义学研究(如语料库驱动的语义韵研究、基于语料库的隐喻和转喻研究等)和基于语言类型视角的认知语义学研究(如语系内的认知语义研究、跨语系的认知语义研究等)两个方向,对未来国内认知语义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第7章“语义演变研究”以历史语言学研究重要话题——语义演变为对象,在初步回顾了语义演变研究学科地位的百年变迁后,通过文献计量研究法对近十年国内语言演变研究文献进行归纳。通过CNKI检索,作者发现近十年国内语义演变研究发文数排名前三的作者分别是吴福祥(13篇)、金小栋(6篇)、陈曼君(4篇)、周红(4篇)。从研究所涉语种来看,主要涵盖汉语、英语、日语、维吾尔语、满语、俄语、突厥语这七种语言,其中以汉语语义演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占绝大多数(占比88.48%)。在研究话题上,作者认为近十年国内语言演变研究的新成果、新动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实词语义演变研究、构式语法视域下的语义演变研究、语义演变规律与路径研究、语义演变动因和机制研究以及语义演变研究方法。实词语义演变研究主要聚焦于实词虚化(包括动词虚化、形容词虚化、名词虚化等)和实词非虚化两大议题。近十年国内构式语法视域下的语义演变研究也在构式语法理论的大潮下逐渐成长,为解决传统语义演变研究禁锢于词汇学或训诂学的局限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国内大量关于语义演变规律和路径的探究为语义演

变的规律性这一颇具争议的话题提供了充分的历史证据，同时众多研究成果也清楚地证明语言演变的规律不应是绝对的，而是具有梯度性和灵活性。近十年国内学者在语义演变研究上，也不断接受并尝试各类基于语料库的新研究方法或范式，主要体现在历时构式搭配分析和语义地图等。作者提出，虽然国内语义演变研究有较为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的传统，且近十年来已经积累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研究的不足与缺陷依然明显，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具体可以概括为研究范围过窄、研究框架失当、理论探讨不足、跨语言视角欠缺、研究方法简单、汉外语对比研究不足等。作者进而提出未来语义演变研究的发展趋势应主要从更新语义演变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角和加强汉外语语义演变对比研究等三个方面加以关注和思考。此外，研究者应注意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方法的同时，结合汉语自身文化、语言类型特点等，突破国外学术藩篱，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语义演变研究。

第8章“语义学的应用研究”指出，近十年来国内针对语义学的应用研究主要呈现出多角度、多层面、多学科交叉的发展态势，尤其在翻译研究、外语教学、词典编纂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作者主要回顾了近十年来国内语义学理论，尤其是认知语义学理论在以上三大领域应用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语义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主要集中于框架语义学、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等理论，认知语义学的理论主张与翻译研究发展趋势相契合，为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国典籍外译等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在外语教学领域，认知语义学理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翻译教学和词汇教学中，不仅优化了教学方式和策略，而且推动了教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产生了新的研究焦点。此外，认知语义学与词典编纂和词典学表现出紧密的结合，从理论层面来看，认知语义学的“象征意义观”对理论词典学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词典编纂具体工作来看，认知语义学的诸多理论思想（如框架语义学、范畴化理论、隐喻理论）被证明能够较好地解决多义词词项划分、排列、释义等关键问题。在回顾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也指出目前国内语义学应用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与缺陷，尤其在翻译研究、外语教学、词典编纂等应用领域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2章

词汇语义学研究

2.1 引言

语言是“词的语言”，词决定其他语言单位（Saussure, 1916）。词的核心是词义，因此词义一直是词汇语义学研究的重要话题。“词汇语义学是传统语义学的发展，是现代语义学的分支”（张志毅、张庆云，2012: 9），词汇语义学是在词汇层面上研究与词语相关的语义问题。

近年来词汇语义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章主要通过梳理近十年来国内学术著作和期刊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概括词汇语义学的总体研究情况，总结词汇语义学的核心理论、主要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把握词汇语义学研究的最新发展方向，并对该领域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以期词汇语义学及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2.2 词汇语义学、词汇学和语义学的关系

词汇学、语义学、词汇语义学是密切相关的三个概念。词汇学是对语言中词汇的全方位研究，包括词源学、形态学和词语的社会、宗教和方言等方面（Geeraerts, 2010; Hanks, 2007）。语义学是关注意义的一门学科。而词汇语义学主要以“词义”（word meaning）为研究对象（Paradis, 2012; Taylor, 2017），关注词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意义，以及意义在说话人头脑中的表征方式。因此，就学

科分类系统而言，词汇语义学不是传统词汇学的分支，而是语义学的分支。

词汇语义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 19 世纪早期 (Geeraerts, 2010)。Cruse 的《词汇语义学》(*Lexical Semantics*) (1986) 是第一本以“词汇语义学”命名的专著，该书采用语境范式对词汇语义进行了系统研究，为词汇语义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国外出现了一系列有关词汇语义的专著和论文集，其中比利时鲁汶大学 Dirk Geeraerts 的《词汇语义学理论》(*Theories of Lexical Semantics*) (2010) 是一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词汇语义学专著。该书对 19 世纪以来词汇语义学研究的传统、沿革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从历时视角呈现了词汇语义学研究的五个理论框架：历史语文语义学 (historical-philological semantics)、结构主义语义学 (structuralist semantics)、生成语义学 (generative semantics)、新结构主义语义学 (neostucturalist semantic) 和认知语义学 (cognitive semantics)。国内有关词汇语义学研究的论著也非常多，最早的是符淮青 (1996) 的《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之后涌现出了不少力作，如苏新春 (1992) 的《汉语词义学》、曹炜 (2001) 的《现代汉语词汇语义学》、张志毅和张庆云 (2001) 的《词汇语义学》、王文斌 (2001) 的《英语词汇语义学》、陈淑梅 (2006) 的《词汇语义学论集》等。其中，张志毅、张庆云的《词汇语义学》(2001) 是国内第一本以“词汇语义学”命名的专著。该书对汉语词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建构了现代语言学中词汇语义学的理论框架，极大地推动了国内词汇语义学研究的发展。

2.3 近十年来词汇语义学研究概览

2.3.1 词汇语义学研究的总体趋势

本章采用引文可视化计量软件 CiteSpace，全样本分析并绘制文献总体历时分布和关键词共现分布图谱。该图谱的数据来源于全球信息量最大、最具价值的中文网站 CNKI (中国知网)，笔者以“词义”和“词